

張家銓計擒酒井隆

喬家才

不同戰敗軍人握手

讀中外雜誌十卷三期鈕先銘先生的「受降前後」，提到酒井隆解到南京。因而想起關於逮捕酒井隆的詳細情形，就我所知道的寫出來，以供外讀者更深一層了解。當時執行這一項任務的，是現任國民大會代表，總統府參軍張公度（家銓）兄。記得三十四年十二月底，我剛到北平，就聽說誘捕酒井隆非常不容易，頗費一番周折，很有意思。我和幾位朋友邀請公度兄為我們敘述經過，我才知道怎樣逮捕了酒井隆。去年為了寫一篇關於這一方面的文章，又和公度兄詳細談過一次，所以，記得相當清楚。

抗戰勝利以後，第十一戰區先派遣了一個前進指揮所，主任呂文貞和重要官員高卓東、施奎齡、丁履進、劉本厚、張家銓飛往北平，準備受降和接收工作。張公度當時任十一戰區長官部調查統計室主任，他到達北平，立刻可以和軍統局在北平的工作同志取得聯繫，協助他工作。

沒有想到，前進指揮所的專機降落北平南苑機場後，會發生一件非常意外，很不愉快的事情。當呂文貞將軍一行走下飛機的時候，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根本博率領着二十多名少壯軍官在飛機場迎接他們，（當時機場仍由日軍控制）趕緊趨前歡迎，伸出右手，準備握手。可是呂文貞將軍沒有伸手，讓翻譯官告訴根本博：「本人奉陸軍總司令何上將的命令，不能同戰敗國的軍人握手。」

這樣一來，弄得根本博非常難為情，半天縮不回手去。在他後面的二十幾個少壯軍人對於拒絕握手的尷尬局面，非常氣憤，怒形於色。他們回去以後，一致主張不同前進指揮所合作。有少數激烈分子，甚至主張向盤據北平西山的共產黨游擊隊投降。

呂文貞一行下榻北京飯店，張公度心想，因為握手小事，情況弄得這樣不順當，受降工作受阻事小，讓戰俘來反抗，未免太失面子，必須設法改善這種情況，不要讓受降工作進行受阻。剛

好為北平憲兵司令黃南鵬來北京飯店看他，張公度對他說：「飛機場發生的不愉快事情，你很清楚，你要去向根本博解釋一下，不要因為一點小事，遺誤了大事。」

「根本博到好說話，問題是那班少壯軍人，他們非常跋扈，可以影響根本博。那班傢伙從飛機場回來，態度非常激烈，情緒很壞，我實在沒有辦法去說服那班傢伙。」黃南鵬告訴張公度，的確如此，不是推辭。

「這樣好了。你去約渡邊渡，來和我談談。」張公度考慮了一會兒，對黃南鵬說。渡邊渡是根本博的參謀長，相當有力量，黃南鵬既然不敢去碰少壯軍官們，到不如直接了當，和渡邊渡談談。

「這個我可以辦得到。」黃南鵬滿口答應，去找渡邊渡。隔了兩個鐘頭，黃南鵬陪渡邊渡來北京飯店拜會張公度，張公度看見渡邊渡走進他的房間，站起來同渡邊渡握手。這樣一來，氣氛既不緊張，情調也輕鬆了許多。渡邊渡感覺到這

位年青瀟灑的中國將軍，不嫌他是戰敗國的軍人，居然同他握起手來，十分榮幸。

酒井隆勾通共產黨

「我沒有來北平以前，就聽說你對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很好。所以，今天非常高興同你見面。以前你我是敵人，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你們也已經放下武器。我們 蔣委員長已經宣佈過，以德報怨，絕不對你們報復，我們現在由敵人變成朋友了。」張公度給渡邊渡服了一帖定心丸，渡邊渡趕緊九十度鞠躬，表示感謝。

張公度稍停一下，繼續對渡邊渡說道：「在飛機場發生的不愉快情形，不能怪我們呂主任。因為那是盟軍的規定，他不能那樣做。你要去勸一勸你們司令官，不要為這件事情難過。也應當約束一下你的部下，告訴他們是非利害。」

「說話倒是容易，可是要想改變一種情緒，就不很容易了。少壯軍官們的理想和觀念，都和我們有些不同，要我一下改變他們的想法和觀念，非常困難。你要知道，日本人可以切腹，却不願意受辱。我可以勸告他們，能不能生效，我也不敢肯定。」渡邊渡說話很誠懇。

「這是命令，非做到不可。」張公度說：「我從前聽說過一個故事，你們日本軍人和德國軍人都是很服從命令的。有一次，做了一番試驗。德國軍隊一直向海邊前進，走到海邊，沒有聽到立定的口令，大家原地踏脚，不再往前走了。但是你們日本人就不同了，一直往前走，一個個掉

進海裏。我想，你去執行命令，也不會例外吧？」

「好不好你親自同我們司令官談談呢？」渡邊渡聽完張公度又給他戴上一頂高帽子，有些不好意思，他想了一想，這樣詢問。

「可以，不論同誰談，都可以。」張公度毫不遲疑地說道：「這樣吧！今天晚上，由我做東道，請你們司令官和少壯軍官們吃晚飯。還有那些人應當參加，由你去斟酌，地點就在北京飯店。」

「好的！遵命辦理。」渡邊渡和黃南鵬告別張公度，去替張公度邀請參加晚上宴會的日本軍人。

這一天晚上，非正式的宴會，非常和諧，沒有戰勝戰敗的觀念擺在心上，純粹像朋友間的酬酢。當根本博來到的時候，張公度先伸出手來同他握手，消除了飛機場留在他心裏的暗影。少壯軍人們也同主人握了手，酒吃得不少，到了忘我的境地，隔閡自然消除了，少壯軍官們也不再同指揮所鬧對立，阻礙受降。而最大的收穫，是張公度和根本博，渡邊渡建立了彼此的了解，彼此的信心。

後來前進指揮所接到陸軍總司令部逮捕酒井隆的命令，張公度同時也接到軍統局命令。但是酒井隆並不是日本的現役軍人，而是一個退役的中將，以一個普通日本人的身份，在中國活動。酒井隆躲藏在北平西山共產黨的游擊部隊裏，同共產黨鬼混在一起，替共產黨拉攏日本軍人和日本部隊，酒井隆還異想天開，在日本剛投降的時

，甚至想把根本博拉過去，向共產黨投降，掩護共產黨的部隊佔據北平。

安排釣餌手到擒來

逮捕酒井隆，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體。西山共產黨的游擊部隊既然保護他，他又不肯潛來北平，要想逮捕，簡直無法下手。張公度左思右想，這是件鬥智，不是鬥力的工作，必須經過一番設計和佈置。他已調查清楚，酒井隆既然給共產黨拉攏日本軍隊，就不能不和日本軍隊保持接觸。他和根本博暗中也有聯繫，而且他們兩人私交很好。張公度決定用誘捕的辦法，因為他和根本博已經建立了很好關係和信用，祇有利用根本博來作魚餌，酒井隆才會上鉤。

「我想和酒井隆先生談談，他對共產黨的情形知道得比較多些，我非常需要知道那一方面的情况，希望你替我約定一下。」有一天，張公度遇着渡邊渡，好像很不在意地這樣說。

「那很不容易辦到。你知道，酒井不住在城裏，他不進城來，我也不能出城去找他，怎麼約請呢？」渡邊渡這樣說，可能是搪塞，也有幾分真實性。

「你總會有辦法聯絡的，好在並不太急，甚麼時候取得聯絡都成。我想，假如由你們司令官出面約他進城來，他一定會來的，你去想辦法吧！總之，我很需要得到一些可靠的共產黨的情報，我們已經交往了這麼久，你總會信得過我吧？一定可以幫我這個忙。」

「盡力爲之，我去試試看。」渡邊渡終於答應了去辦。他知道張公度負責主持情報工作，想從酒井隆身上得到一些共產黨的情報，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不疑有他，去和酒井隆聯絡。過了幾天，渡邊渡告訴張公度，已經和酒井隆約好時間，到時，他和根本博陪他來迎賓館（十一戰區的辦公地點）。

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張公度趕緊去報告呂文貞將軍，商量逮捕的一切方法，並須準備好飛

往南京的飛機。祇要酒井隆一抓到手，立刻送上飛機，直飛南京，一刻也不耽誤。爲使空氣不太緊張，在等候他們到達的時候，呂文貞和張公度假裝着非常悠閒的樣子，在那裏下象棋。根本博和渡邊渡陪着酒井隆準時到達。

「你們兩位請先回去，我們和酒井先生多談一會兒，談完，我的車子送他回去。如果談得太久，我們會留他在這兒吃晚飯。」呂文貞張公度和根本博渡邊渡客氣一番，扯了一陣閒話，張公

編輯報告

編者

△新疆省政府主席堯樂博士之逝，朝野震悼。

這不僅因爲堯樂博士是維吾爾族長老，同時也由於他身爲反抗俄的急先鋒，本刊前曾刊載堯樂博士回憶錄最重要的一部份，頃由追隨堯樂博士歷時二三十年的前哈密警察局長李郁塘先生，爲寫「堯樂博士奇人奇事」，實爲不可多得之作，由此可使吾人對於一代奇人，諸多奇事的堯樂博士，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章君毅先生寫「譚延闓通而有節」的第二篇：「譚延闓與辛亥革命」，提要鉤玄，廣徵博引，既富傳奇意味，又具史料價值。這是章君毅先生在煞費苦心，多方致力，有以保持他的一貫風格。使讀者閱本文後，有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親切真實感。

△徐志道將軍的回憶錄，越寫越精采，越發引人入勝。「中國憲兵建軍初頁」，不僅爲近代的內幕秘笈，尤其是作者身歷其境，與聞秘勿由而寫出的第一手史料，敢爲中外讀者鄭重推介。

△樂恕人先生的「抗戰採訪錄」，寫到高潮迭起，內情曲折離奇的「汪派投敵」下段，真乃精采百出，引人入勝的佳構。

△國大代表葉蟬貞女士，榮獲第一屆中山文藝獎的當代佳作「懷鄉集」，早年由於葉女士係自費出版，印贈親友，發行略欠普遍，時有讀者詢及。今由中外雜誌徵得葉蟬貞女士之同意，爲使讀者普遍計，將葉女士「懷鄉集」中之「母親」一文，在本期中外公開發表。

△王成聖教授繼「六十年來的中國」之後所推出的「辛亥前後」，爲當代信史，上乘之作。本期特應讀者之請，將全文一次刊完，以饗海內外讀者。

△鈕先銘先生所撰「辛亥女傑張竹君」，史料闕富，所涉及的開國前後名人軼事掌故極多，因而備受讀者激賞。因此本期中外特予一次刊完，以便讀者早日窺其全貌。

△顧錫九將軍著「洪澤湖邊醒風之起」，以其親身經歷，記述新四軍事件之來龍去脈，經過詳情。係抗戰史實中重要之一部份，而爲名家記載之所付諸闕如者，實爲彌足珍貴之現代中國第一手史料。幸請讀者予以密切注意。

△田炯錦先生因公忙，四十年來我的回憶續稿未到，本期暫停，敬請讀者諸君諒鑒。